

小区业委会要换届了。按理说这是件大事,应该庄重、隆重而又喜气洋洋。但是,奇怪的是,只是在每家每户的信箱里塞了一张选票,似乎就这么简单化了。不知怎么,拿到这张选票,我的脑海里倏忽出现一个镜头:一个衣衫褴褛、上了年纪的农民,在一个农民背后的碗里,很认真地投放了一粒豆子!可不能小看这么一个瞬间。这是在当年的解放区,经过土改,翻身得解放的农民有了选举权。因为还没有文化,就用一粒普普通通的豆子,投放在自己信任的人背后,显示了一种应有的政治权利。历史学家高度评价了这样的选举,并且予之谓“投豆法”。

刚刚翻身得解放的农民知道,自己的这一粒豆子,就是自己的权利,而且寄托了自己的希望和憧憬。当然,用这样的“豆子”登上权力舞台的人,大概会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会记住,自己的背后有一只沉甸甸的“碗”,而正是这样一只碗里的“豆子”,会时时压在自己的心坎上。事情其实很简单,如果把这些忘了,或者置若罔闻、无动于衷了,那么,下一次很有可能背后没有了一只碗,或者这只碗是空的。

我有些纳闷和不可理解,为什么小区业委会的选举会变得这么草率?记得前几年,也有过业委会的选举,候

选人不小的标准像张榜挂起,边上还有事迹介绍。这样,“选民”至少也可以认识一些,知道一些。

据说,关键是每次选举,最后的选票回收率少得可怜,简直没法说。

问题在于,“区民”似乎觉得这个业委会与自己无关。好像也有好几届了,但是,业委会的存在与否,“区民”没有直接的感觉。我在想,某种程度上这是件好事。因为至少说明

居民小区的参与性

马以鑫

这个小区大概还比较太平,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或者小事,那么,“无为而治”的业委会就可有可无。事实上,听说有些小区发生了与开发商或者其他方面矛盾、纠纷,“群龙无首”的“区民”就会想到要有一个组织,于是,业委会就应运而生。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业委会,也就会在为业主权利、利益的谋取上尽心尽力,而且会有一个较好的评价。但是,一些平安无事的小区,业主也就很少甚至不会想到要有一个组织,对业委会的存在与否也就无所谓。

但是,从长远角度讲,业委会毕竟是“区民”可以信赖的一个机构——至少可以为业

主说说话吧,那么,业主的冷漠,大概也是缺少自我保护意识,因为真有什么大事小事了,才匆匆忙忙想到要有组织,可能就会很被动、慌张了。参与性的缺失,很有可能最终还是让自己吃亏。

选举前好像有过“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等等草案的公告,天哪,满满几黑板就放在地上,A4纸几十页,密密麻麻,麻麻密密,而且要低下头俯视,还没看,头就晕。这样的架势,其实就不想让人看。我不由得想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十个字,而且朗朗上口,看一遍就能记住一个大概。要知道,现在人的文化水平都很高了,但是读长篇的耐心已抛掷云霄。

草草了事选举,让选举人也会草草了事。因此,参与性的出现,还是要从小区“区民”的权益出发,让他们首先想到和自己有密切关系。

也许已经预料到选票的回收率,选票上很有意思地写明:业主没有反馈意见,就“视为同意大多数业主意见”。严格的选举,回收率与发出选票不符,就看作该次选举无效。但是,在一个参与性很差的“选区”,为避免“再选举”的发生,只能是如此这般。想想也是,真的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大概就会很认真地参与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陈曼生和他的幕客们对紫砂艺术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在紫砂壶款式上进行了一次革命。这种革命是温良恭俭让式的慢慢渗透。紫砂还是那个紫砂,龙窑还是那个龙窑;但壶已经不是那个老是承袭前代干壶一面陈陈相因的壶了。曼生壶的出现,如一股清新而淋漓的元气,一扫陈旧旧风;紫砂名手们瞪大了他们原本清高的眼球,玩壶的主儿们则掂量着他们囊中的银子。接下来,曼生们开始把篆刻作为一种装饰手段施于壶上,使紫砂壶成为艺术品的条件更为成熟。而他们撰写的那些格调高雅的铭铭,则为提升紫砂的文学意蕴开创了一代风气。

陈曼生自己不光设计、监制了许多传世的紫砂壶,他还亲自制作、篆刻了一些精彩的壶艺绝品。不仅让操练了一生的金石书法大放异彩,也圆足了紫砂梦、过足了紫砂瘾。

溧阳境内多古井。曼生制壶,善于借景抒情,托物造型。曼生善制井栏壶,井与壶,本有不解之缘。井水泽民,壶水养性,都为盛水之物。壶身铭文曰:井养不穷,是以知汲古之功。

合欢壶,是曼生所爱之一。又有壶铭曰:“试阳羡茶,煮合江水,坡仙之徒,皆大欢喜”。

哦,尝试阳羡茶,必得用合江水呢,若是东坡的门徒,三五知己,无酒有茶,品茗谈天,足矣!

合欢,真是一个好名字;一把好壶如果没有一个好名字,那真糟蹋了它!你看那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关云长、岳飞、武松、霍元甲、董存瑞、雷锋……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名字?

此后两百余年,各代壶迷对该壶有着不同解读,有人以为,合欢乃红袖添香,月下私语;是曾经沧海之后的彻悟,是巫山云雨之后的缠绵;是陈曼生内心的一个结,是中国紫砂史上的一个未解的风月故事。一见见智,各家自便,只要不辱没了曼生的风度,便就好了。

曼生制壶,与那些紫砂工匠相比,似不求器型之完美,而讲究气度的不凡。合欢壶,更像一个大家闺秀,她不怎么讲究装扮,一颦一笑,却是幽雅莫测、风月满怀。陈曼生着重表现的,是她的肩,那种圆润、丰腴、灵巧,你可以想象,她的脸、臂、腰、臀、腿……有多美。

据史料记载,曼生壶并没有进入商品流通。尽管有人愿意用重金收购,但陈曼生并不动心。君子不言利,陈曼生应该是一个有骨气的清官,那白花花的银子对他并没有太大的诱惑。紫砂的品性更让他在淡泊的心境中寻求一种无为的生活。而他的那些哥儿们也没有去蓄意炒作。作为艺术品,曼生壶的设计、制作极为严谨。产量也不多,大抵是在朋友和壶迷之间流传。

据说,一次酒后,曼生将一些原本打算送朋友的壶统统打碎,也许他突然发现,这些壶其实并不像别人称赞的那么好,碎壶,与焚煮煮鹤,并非同义也。后有湖广巡抚吴大澂,乃学富五车之大文人,他四处托人求壶而不得,感叹万分地说:金银非老夫所爱,乌纱亦非老夫所求,惟曼生壶为老夫心动而终难遂愿,此乃一生之憾矣。

《合欢壶》,是曼生仅存的为数不多的紫砂壶之一。曼生之后,日月经年,历朝历代,无数把合欢仿壶如过江之鲫,应运而生。正所谓,合欢遍地,知音几何?曼生灵泉有知,又该当何想呢?

凝望那个背影(下)

徐凤

渐渐冷了下来,空气很清冽地流动着,季节安静光照绵延不息。也许冬天是最为坚韧的时节,亦如身边那些坚韧存活的男人女人们。不认识的,独自行路,认识的,也不声张抱怨,只平和守着自己的一份暖,好像历经的苦痛纠结都不过浮生一点点的一点,厚重的事被轻描淡写,让人看到眼前还有更多更

冬天,默默

黄惠子

多的风景。任四周变化,总有一些人来过走过一个又一个冬天。晴朗或者雨雪,都顽强穿行至下一季的花开,那眼神依然相信。冬天,就这么默默行进,降临给人间的,就默默容纳。

父亲辛笛年轻时曾与四叔辛谷合出过一本诗集《珠贝集》,七十多年后,我和我的小姐王圣珊也合作写成编定了这本配有不少照片手迹的书稿。这是我们对父母养育之恩的纪念,也是我们姐妹俩手足情深的结晶。承海珠姐和南南姐的邀约,让我们有机会参与了《女儿眼中的名人父亲》书系的撰写。

我和圣珊姐仅差一岁多,从小感情融洽,一起读书玩耍,无话不谈。她在美国做双语翻译工作,有空仍会给我打电话畅聊。现在我俩从各自的角度书写了我们眼中的父亲。对我们来说,他首先是父亲,然后才是诗人,所以父亲对我们母亲的情感,与我们相处的点滴细节、趣闻逸事,他与友人交往的历史记录都沉积为我们挥之不去的永久记忆。父亲不仅痴迷于诗,他对亲人、朋

友、对家国同样也以情为重,所以我们撷取了的诗句“何止为诗痴”作了书名。

父母离开我们五六年了,重新讲述生活中发生过的那些故事,仍然让我们感到温暖,感到有趣,当然,也有悲哀和沉痛,我们

何止为诗痴

王圣思

又一次强烈地体会到我们的父母和天下所有爱子女的父母一样可亲可敬。

在与圣珊各自写作的过程中,我们会将文章初稿做成电子邮件互相发送给对方看。“不吝指正”,在我们之间,这不是客套话,而是真诚希望对方付诸实践,而对方确实也会认真阅读并提出意见,哪怕怕对一个字的推敲,或一个标点的使用,都会互不客气地指出,然后各自再斟酌考虑是否采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合作的默契、写作的乐趣、交流的愉快,更感觉到仿佛我们的爸爸妈妈并没有离我们远去,而是将他们生前与我们温馨平等的交谈继续了下去。这个感觉真好。

圣珊的文章中有二三篇是以前应约文稿,其余都是专为书撰写的。她最得父亲宠爱,从小伶牙俐齿,善解人意,被父亲称为



“杀不动”校长

顾云卿

“杀不动”是国立厦门大学首任校长萨本栋的谐音。何故?原来在白色恐怖下,他曾庇护过4名党员学生安然毕业离校,并说“我这校长,随时都有被绑架,被枪杀的危险”,于是人称“杀不动”。

1937年国难当头,陈嘉庚毁家兴学,厦门大学改为公立,校长一职请萨本栋担任。接受任命次日,即爆发卢沟桥事变,可谓“覆校伊始,即逢寇难,鹭岛濒危,朝不保夕”。他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学校搬迁。12月初,厦大开始搬往山城长汀。不到一个月,师生员工越过关山重重,全部安全抵达。所有图书、仪器设备也赶在厦门沦陷之前移至长汀。他常说“现在不是一个推诿责任的时代,所以事无大小,我都要亲为与闻”。

边远山区,缺乏电力,萨本栋把学校给他乘坐的小汽车发动机改装成发电机,终使全校大放光明。学校人数明显增加,并增设了土木、机电、航空等系。他的信念是:“抗战必胜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准备建设人才”。

日寇战机经常袭来,警报一响,萨本栋总是第一个奔向教室,组织学生疏散,自己则最后一个进入。长汀山城屋毁人亡甚多,但厦大师生竟无一因此而亡。有萨本栋,必“杀不动”!国民党驻长汀某军长要求其儿免试入学,海军某司令欲将所属造船厂机械设备无偿奉送以换取其儿入学资格,均被他严词拒绝,他说“绝不能拿学校的规章制度做交易”。强权和利诱统统对他“杀不动”,因此心中有个撼不动的准星,那就是骨气和自律。



「迎新春·瓏通艺术坊当代陶瓷精品珍藏展」起在壹号美术馆展出
「春线风摇」文君瓶
白明

读过校园内萨本栋之墓上《萨公颂》碑文。碑文首句即“公治校七年,成绩斐然,众口交颂”,碑文将他事迹归结成五个“可颂”,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即“爱学生”!他坚持教授给学生上基础课程;教师不够,他什么课都能代,因而成了“O型代课老师”。为防各省学生产生纠纷,他严禁校内设立同乡会之类团体,“终其任期,全校翕然”。他在校刊发表《学生十戒》激励学生,“今日之士必德行为先,才学辅之,而后才可育”。

他年届不惑便弯腰驼背,拄起拐杖。他腰背有疾,上课须穿铁马甲始能站立,拐杖掉落在地也無法俯身拾起,皆因过分劳累。英年早逝,他的生命只维持了短短47年!卸任前,他曾去美讲学,师生们编歌送别,有歌词道:“淑慎(萨本栋的妻子),请一定把他带回来!”想不到,最后淑慎带回来的竟是校长的遗骨!他是为了厦大,为了厦大的学生,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而累死的!



1991年10月,我应《故事会》编辑部之邀,去浙江桐庐参加笔会,在途中被人骗走了40元钱,这事算不得什么大事,过后也就忘了。

三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张汇款单,汇款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北京街,没写门牌号,汇款人姓名:奎久。奎久是谁?在我的亲朋好友以及熟悉的人中根本没有叫“奎久”的。难道是稿费?也不可能。哈尔滨北京街我还是比较熟悉的,那里没有出版社。到底是谁给我寄钱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我又收到了一封长信,信的开头是:“实在对不起,首先向您道歉,万望您能饶恕我的罪过。是您拯救了我,您是我的恩人……”读到这里,我更糊涂了。我根本不曾救过人,肯定是那人把事情弄错了,我赶紧写下去:“三年前,我以行骗为生。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您被骗后写的文章,我的心灵被震动了。说老实话,那个在

列车上骗你钱的人就是我。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尤其喜欢《故事会》。我也曾给《故事会》投过稿,虽然未被采用,但至今一直是《故事会》的忠实读者。《故事会》上的每一篇故事我都爱读,我十分崇拜《故事会》的每一位编者、作者。想不到这次我却骗了自己十

飞回来的钞票

鲁秀

分敬仰的老师,这真让我痛心疾首,夜不能寐。“正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我决心改邪归正,走自食其力的正道……如今我找到了新的工作,又安了新家,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饮水思源,我忘不了我的恩人!经多方打听,知道了您的地址,便把这笔钱给您汇去,这是我的劳动所得,绝对是干净的……不必复信,

盼望能经常在《故事会》读到您的大作!”

我觉得这个叫“奎久”的年轻人,也真是有心人。那次我给骗走了40元钱,这次却寄给我50元。据他所言,多出来的10元钱是给我的“利息”。但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上可以看出,他真是变了!

读完此信,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明白了:“奎久”是“愧疚”的谐音。我暗暗吃惊:《故事会》是一本神奇的刊物,他的每一位作者都在读者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故事会》又像一座桥梁,把读者、作者、编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做一个《故事会》的作者真自豪!

在邮局,我把这笔飞回来的钞票,又转寄到一家著名的慈善机构……

钟敬文教授曾说,故事将与人类的语言共存。

十日谈

《故事会》的故事